

我目睹港珠澳之巨变

叶 周

去年10月,我从美国乘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正值港珠澳大桥刚刚通车第五天。我乘大桥的接驳巴士,跨越这座从立项到建成整整花费了15年的大桥直达珠海,全程不到一个小时,比以往坐船去珠海节约了一半时间。

一趟梦寐以求的伶仃洋之旅就此开始。曾经看过凌空拍摄的大桥照片,如同一条水上的纽带,在伶仃洋上旋转出悠扬的弧线,给这片表面平静的水域增加了生动美感。不论是晨曦微照,还是夕阳落尽前,原本波澜不惊的水面,因为这条纽带在水面投下的倒影而灵动起来。从水面上仰视桥上网状散射的拉索,平凡的天空被格出独特的形状。汽车在大桥上行驶了一段路,忽然进入了海底隧道,隧道导引着汽车逐渐进入海底50米深处。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中6.7公里采用海底隧道,这也是国内首条外海沉管隧道,是当今世界上埋深最大、综合技术难度最大的沉管隧道。两个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承担着桥隧转换的功能。

当年,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带领考察团去韩国釜山考察时,提出看看他们的装备遭到拒绝。与荷兰一家享誉世界的公司谈合作时,对方开出了1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只剩下自主攻关一条路可以走。

1985年,我第一次到珠海,情侣路当时是一片海滩,沿岸稀疏地建起了一些楼房。站在海滩可以望见对

岸的澳门。我乘着游艇在珠海沿线巡游,围着澳门绕了一圈。望见澳门岛上如鸟笼一样的葡京赌场,还有一辆辆欧式汽车,我心中充满了好奇。做梦都不会想到,20年后我从美国回到澳门参与筹建卫星电视台,并主持一个访谈节目。

1999年以后,随着主权的回归,澳门也频频开启了经济建设的大动作,加上中央政府对内地自由行的开放利好政策,创造了澳门经济突飞猛进的奇迹。

当时我住在澳门离岛凼仔的海洋花园,站在江岸眺望对岸的澳门岛,城市的格局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隔江另一面的横琴,时常听见开山采石的炮声。

回归之后澳门与珠海的关系是那么接近。周末我时常跨过拱北口岸到珠海会友。走在口岸上可以看见源源不绝的人流。而对澳门市民来说,周末去珠海喝个茶、吃个饭,享受那里价廉物美的服务,是很好的休闲。更有澳门市民在珠海安家,去澳门上班,珠海和澳门已紧密得分不开了。

摊开地图,伶仃洋的东面依次排列着深圳、蛇口、香港;西面是中山、珠海和澳门。这些地名如同珍珠一般洒落在珠江两岸。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城市中,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and 物流中心。澳门是亚洲最大的赌城,并正朝着娱乐和会展中心的方向发展。广东省的深圳和中山,则是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珠海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旅游城市。而当时就在我窗前对面的横琴,这些年

也早已高楼林立,成为粤港共治的又一个集教育与旅游的新区。

700多年前,文天祥写下《过零丁洋》,700多年后,也正是在这片伶仃洋上,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壮举诞生。每一次海底安装,林鸣离开房间时都会回头看看,因为每一次出发,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出发。2013年5月1日,历经96个小时的连续鏖战,海底隧道第一节沉管成功安装!而整条隧道将由33节沉管连接。每一次连接,海底的情况都会产生复杂的变化。在第15节沉管安装时,珠江口罕见地遇到了一米多高的海浪,加上能见度很低,工人只能护送沉管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坞内。安装计划就此搁浅。

2015年大年初六,他们下海进行第二次安装,因现场出现回淤,船队只能再一次回撤。随着时间的飞快消逝,施工队伍的压力倍增。完成安装了15个沉管,还有18个沉管要装,浩大的工程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完工?

2017年5月2日早晨,最后一节沉管的安装终于完成了,世界最大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顺利合龙。正当所有人都在为这项超级工程的落幕欢呼时,最后的偏差测量结果却显示偏差16厘米。中外设计师、工程师等都认为没有问题,林鸣却坚持要重来!他请外方工程师历时42小时再次对水下沉管进行微调,偏差从16厘米降到了不到2.5毫米!缩小了几十倍的差距!

中国技术人员自己攻关,用了7年时间,花费了50万吨钢材、230万吨

钢筋混凝土,避开了每天4000艘海船和1800多趟航班的密集通行,克服了伶仃洋上多发的台风和地震,终于建成了港珠澳大桥!2017年7月7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从1983年首次提出议案,到2002年正式立项,再到2017年建成通车,3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熬白了少年头一点都不夸张。这眨眼之间过去的30年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纵深的30年?

如今经过伶仃洋,已再难唤起文天祥旧时的悲怆。乘着车行驶在桥面上,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伶仃洋,水与蓝天一色,波平如镜。入夜后灯火通明的桥面上,连成暗夜中最明亮的珍珠。遥想当年邓公指点江山,划深圳、珠海、蛇口为特区,大胆地进行经济改革的试点,现在40多年过去了,这幅版图上的地名还是这几个,但各个地名所代表的意义已完全不一样。香港、澳门老树发新枝更见妖娆,深圳、珠海、横琴已成为不可替代的新兴现代城市的代表。一桥飞架伶仃洋,三地融通铸辉煌。

(作者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名誉会长、资深电视制作人,原籍上海)



屋檐水滴

杨邠雨薇

星期天下午我给父亲打电话,不料父亲说在医院陪着奶奶。我一听大吃一惊。父亲说奶奶因为锁骨疼痛住院一天了。为了安慰最终我的奶奶,我赶紧让把电话给奶奶。看见奶奶的模样,我心疼不已。奶奶安慰我说:“没关系的,昨天住院检查,今天还要检查。你爸爸陪我两天了,你叔叔昨晚也来了。我们病室有三个老人,可以聊天。”奶奶说完,将手机对着病室扫描。我看见了病室内其他病人和家属。进门第一床的那个老人在抱怨儿子媳妇,说他们不够孝顺,她的儿子在跟她争吵。中间病床是一位白发老奶奶,照顾她的人也是一把年纪了,虽然她年纪最大,但她的声音最洪亮。

挂了电话之后,我却还在回味那个老奶奶的话:“屋檐水,点点滴,做人亏心有报应。”心里不禁涌起无限感慨。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老人们经常讲。以前,我还没有什么明显感觉,最近我感受特别深。前年春节期间,爷爷因为脑梗和高血压住院,父亲和两个叔叔守在医院一个多月,家里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从小到大,父母和叔婶对爷爷奶奶的孝顺我见得太多太多。我曾经问父亲:“你为什么连班都不去上,留在医院照顾爷爷?”父亲说:“当年我的爷爷奶奶在世时,父母对他们都十分孝顺,所以我也要求自己做到孝顺。以前我在外面务工的时间多,对老人家的陪伴少,现在是补课。尽管我在外面每年都给老人寄不少钱,但这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他们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亲人的陪伴,我最害怕‘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次奶奶突然住院,我身在几百里外的他乡,也感受到了父母和叔婶的孝顺。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儿女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血

缘关系,注定彼此一世的缘分,这种血脉相连的缘分,平时貌不惊人,关键时刻却能让人倍感温暖。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才会感悟到亲情的珍贵,也越能体现父爱与母爱的伟大。因为只有父母,才甘愿为孩子付出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也是子女一辈子都难以报答的。尊老爱幼,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两个不同的时代。如果我们年轻时不孝敬父母,留在孩子脑海里的印象有可能让他们产生反感甚至仇恨,而当自己年老时,他们就会复制曾经的昨天,这就是“屋檐水,点点滴”的朴素道理。

常常听人抱怨,现在这个社会的人情味越来越少了,人与人之间相处越来越势利。甚至一些家庭,亲人为



情,少惦记一下利益,珍惜与父母等亲人相处的每一次机会,继承感恩尽孝的好传统,才能使生活越过越好。

我曾多次听奶奶讲她和爷爷如何对待曾祖父和曾祖母的。曾祖母对奶奶有诸多挑剔,但奶奶并不计较这些,依然对曾祖母很孝顺,最后守在老人家身边为她送终,赢得了村里人们的称赞。作为一个当代的大学生,我感觉自己也有责任传承好孝道。屋檐水,点点滴,滴滴都是子女

的孝心、做人的良心。愿屋檐滴水,汇成清清泉流,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儿女的心田。

矿工父亲

左世海

似乎又看见你沾满煤屑的胶靴蹂躏巷道里一汪乌黑的水洼那身早已辨不清底色的工作服被汗水浸透又一次次被体温烘干

像煤一样手是黑的脸是黑的眼睛也透射着黑色的光芒唯有微笑让人看到你雪白的牙齿还有心如头顶的那盏矿灯总那么温暖透亮

艾芜是一位流浪型的作家,他走过的地方比常人多。我曾在一本书里谈艾芜的创作,我把他的散文《大佛岩》读了很多遍,是写他家乡四川的一处胜迹。很多人也写过乐山大佛,但我认为,都不如他的这一篇。

艾芜的前半生都在漂泊。我在艾芜故居——一个洒满阳光的四合院里站定,四周安谧,感觉跟山中一样清寂。这里有他的生命,他的文学的灵魂不曾离去。

艾芜故居在成都平原上的清流镇翠云村。清流、翠云,名字很好听。村子周围种了很多梨树,一大片,春天来了,枝头飞雪。

正屋和厢房不改当年形制,用当地的话说,是“小青瓦,坡屋面”。盖得精心,抬眼一瞅,屋脊平直,瓦垄勾实,檐口齐整。匠人的手段好,一堆材料到了手里,干出的活儿,漂亮。

川西坝子上,这样的村屋,多见。川籍作家流沙河给艾芜故居题了八个字:“清流其人,翠云其魂。”道出了艾芜的人格,以及一个作家和故土的关系。

艾芜年少的时候,弃学并逃离故乡,告别了清流镇,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这个选择大胆果决,只为抗拒学堂的旧式教育和不能自主的婚姻。《走夷方》是艾芜的一篇旅行小品,他写道:“多半的原因,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才像吉卜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他登上草鞋,一个人向南走,奔往滇缅一带。苦难向他山一般压来,在路上,他也找些事情做,干过杂役、教师,但追梦的心一直未曾改变。《墨水瓶挂在颈子上》这样写道:“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是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树荫覆着的山坡上,都为了要消除一个人的寂寞起见,便把小纸本放在膝头,将写些见闻和断想——这是随手写来随手丢掉的。由这上面我得了写作的乐趣,墨水瓶和纸笔,从不会离开过一天,即使替别人挑担子,我也要把它好好地放在主人的竹筐内的。”两三千里的路,文学理想一直陪伴跟着他。有了这理想,即便在沉沉暗夜,他仍觉得世界很亮。他在诗里写道:“有文皆苦,无食不酸。”艰辛自知。南行那年,艾芜才二十多岁,闯劲儿很大,天不怕地不怕。路途上的风景,映入他的眼睛,走过的地方、遇见的事物,都进了他的小说和散文。南方边壤是他的天地。

在滇缅漂泊六年,日子难得安生,倒也磨出了心劲。他大概如小说《芭蕉谷》里那个开恩客店子的男主人一样,曾经“是个走边地的好角色”。受过新文化教育的他,把西南边疆地区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用文学表现出来,强烈的传奇性显然受着自小从祖母摆谈的龙门阵里听来的故事,以及武侠小说的熏染。艾芜后来讲道:“我在寂寞而又枯燥的幼年时代,仿佛点缀起了奇异美妙的花朵,给心灵以润泽,给生活以修饰。”《我的幼年时代》而鲜明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环境氛围,又使他的创作风格偏于抒情与浪漫。

身在异邦,艾芜也战斗着。他加入了仰光华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并在《仰光日报》上发表文章。校对这份工作,又让他同《党民日报》建立了联系。艾芜的一篇文章刊在《新芽小日报》上,犯逆了在那里殖民的英国人的思想之禁,结果,艾芜被捕坐牢,四十多天才走出了狱门。摊上这场官司,南行生涯就此止住,艾芜成为南洋归客,乘海船返回了祖国。他在散文中写道:“像我们几个从缅甸放逐回来的,有的是在文字上揭破英帝国主义欺骗及压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有的是在实际的工作上,替老大的英帝国主义掘了很深很深的墓坑……”漂泊的这段经历,对于他和一群充满理想的青年来说,都是不以为苦

的,对于他的人生与写作来说,也有很多的收获。北归后,艾芜在上海落定脚,融入左翼阵营,左联的执委里有他。他的文学实践是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相联系的。此时,他在上海北四川路遇见了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沙汀。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闪耀出最初的光芒。他们与鲁迅的书信交往也便开始。鲁迅先生病榻,艾芜非常沉痛,他说:“尤其难过的是受过他的教益,却不曾在他生前见过一面!”鲁迅指导着他俩的创作,“这和高尔基热心帮助后辈青年,是没有两样的。”鲁迅在精神上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艾芜故居,正屋和厢房已没有人住。墙上满是留下的老照片,屋中摆放着从乡间收来的凌杂家什,多是艾芜作品里写到的:篾筐、鱼篓、石磨、杆秤、背篋、草鞋、镰刀、马灯、算盘、三角桌……艾芜在小说里,把感情给了它们。我瞅得仔细,马灯上拴着一块纸片,写着一段话:“艾芜《丰饶的原野》第三部《山中历险记》第九章第五自然段:‘刘老九是昨天黄昏时候抓进来的,在照得不远的马灯光中,看不清大殿上有什么菩萨。’这就是艾芜笔下的马灯。”还有几行字,是写给一把铲刀的:“艾芜《敲猪草的孩子》第二自然段:‘在我家院子后面,约离一里路的东北角上,有个穷人家的小孩,叫陶麻子的,就常常背个背篋,拿起片镰刀,打起光足板,独自一个人到河湾里去敲猪草。’敲猪草也叫‘挑猪草’,即在野外寻找猪吃的植物。此即敲猪草使用的工具之一‘铲刀’,功能与艾芜笔下的‘片镰刀’一样。”这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挂着这类带字的小纸片,如披览古书时有注解可供查考一般。眼前杂什,随物各有注释,文句虽简要,在我这里,知其来源,愈发觉得亲切,心为一种家常气所浸。

做这项工作的,是龚明德。他当过编辑、教过书,艾芜研究的担子也挑在肩头。我来时,他正伏在一张茶几前,杯里的茶已喝去多半。摊着好些书,他冲字句盯得入神,身上那股劲儿,是做学问的人才有的。过了一会儿,嫌日头照得太亮,他把藤椅挪到檐下,眯着眼,接着往书上瞧。他的目光不浮,一把短尺按在页面上,顺着一行行竖排的字往下捋,找出描写的段落,想抄哪段,做个记号,拈出个纸片,誊清,好往满屋的老器物上挂。人虽坐着,精神却在飞。艾芜的这些作品集,多是旧版本,不易得,龚氏有集藏的经验,广为搜求。书价不菲,有时必得自掏腰包。他乐守这份清趣。这天,他是从成都赶来的,带着布展。那些纸片上的文字,我推想就是他写的。

院子里长着三棵树,皆极高大,枝干朝天上钻,过了屋顶,发出的馨香,淡而远。两棵是水冬瓜,水冬瓜,算得一个有趣的名字。剩下的那棵,叫菩提树。几蓬三角梅,开在太阳下,一片明艳,耀红了黄泥墙。

当院立着艾芜头像,很清瘦的样子,眼睛极亮,透出光,深情地看这世界。

艾芜说:“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段话,刻上了他的墓碑。碑面镶了一束山茶花,花里有他丰盈的心灵。

艾芜墓在桂湖。桂湖离这儿不远,我多年前曾往那边去,看过红砂岩垒筑的永眠之所吗?想不起了。水畔的升庵祠,倒还记得。

岁月如歌

你是一只斑斓的蝴蝶

——贺浦江县戏剧家协会入住新农村文化礼堂

朱思莹



你是一只蝴蝶

从大宋的踏歌声里飞出真正的旅程不长却飞行了四百多年

明清借助水袖与你纠缠才子佳人的脸换了一张又一张不变的是你始终在水袖里飞水袖在婺剧和赣剧里飞

二凡、三五七、老拔子和昆腔、徽调……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一定懂生旦净末丑的排列也不一定找到规律但并不妨碍你的舞姿和歌声在一片片春光里飞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眼波里飞在民国三十四年浦江

城隍庙的星空

化成一百二十多个叫“什锦班”的传奇

听山间小道、田间地头,你在飞四季的纹理里,你在飞飘自南方的书信里,你在飞天涯海角的乡音里,你在飞我像个刚吃完母乳的婴儿拼命咂吧着嘴唇

而属于这个春天的邂逅刚刚开始飞翔这来叫做“浦江乱弹”的光正扇动斑斓的羽翼穿透新农村的铜墙铁壁升向更广袤的天空